

身体和情欲

SHEN TI HE QING YU

● 康正果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身体 和情欲

康正果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和情欲/康正果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21-2226-3

I . 身… II . 康…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90 号

责任编辑：曹 晋

封面设计：王 伟

身体和情欲

康正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am.com

 出版社 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5321-2226-3/B·17 定价：16.00 元

去年的春天，我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康正果著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典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我细读了此书，对作者客观的、严肃的研究态度与敏锐的、博洽的学术思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书的封底所写的那样：“‘从好色不淫’到‘倾国倾城’，从才子佳人到祸水红颜，‘性’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论述主题，本书以严谨的态度，反思古典文学中所谓‘风月’、‘情色’等有关‘性’的文学传统，探讨其间的种种意涵。作者广泛利用现代及后现代关于情欲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性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开拓出广大的空间对话。”其实，不论是在我们的学术环境还是市俗的日常生活中，“性”的话题是不会正经拿到桌面上来谈的。康正果自己的体会尤深，他在书的自序中说：“咱们中国有很多事情你尽可去做你的，但却不兴说穿说破。说了好像比做了罪还要大，实践的行动总是把剖析它的论述一脚踹到屁股后面。比如像性这样的事情，娱乐行业的畸形膨胀和社会风气的演变如今已到了这步田地，而要在书面上认真地讨论有关性的呈现的问题，竟然还会碰到不少的障碍。”这并不是说国人对“性”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是有一种心理在作怪，管理部门看到这样的选题难免想到此类著作是否对广大读者产生不健康因素，损害精神文明的建设。面对“性”致勃勃的读者群，正如作者所说《重审风月鉴》“书内确实从头到尾都在谈性，但仅限于文化批判的范围和文本细读的层次，多了些也许读书人会感兴趣的消解和透视，但猎奇者要找的揭秘和煽情，肯定是十分贫乏的。十年以前，我出过一本研究女性与古典诗词的书，书名曰《风骚与艳情》，听说某些看上了书名而买了该书的顾客回去后多少都有些失望。因为该书所谓的‘风骚’并非风骚娘儿们的风骚，而是缘于《国风》和《离骚》的一种诗歌传统。以下讨论的‘风月鉴’的文字也不是那种谄媚自我欣赏者的镜子和满足窥视癖的孔洞，你能够从中看到的，大概多为你的或我们大家的不太愿意被正视和承认的一面。”

2000年5月在“性别与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和康正果分在一个讨论组，几天短暂的接触，他的论点的深刻、为人的正派、研究的严谨，无一不令我敬重，而在那些真诚、坦率的交流中，我才知道他经营的这份研究是多么不易，据说他当年写这类题目的学位论文时便碰过钉子。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他承受的负担与压力何其沉重。爱因斯坦说过：“在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成功。”康正果正是以此来鞭策自己的研究，世事磨砺出的意志为他勤苦于学术的钻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年的美国生活，拓展着他的学术视野，而过去的古典文学功底对他在异文化的背景中认识中国文化起了一种深入而多元的理解作用。他的《身体和情欲》一书寄来之后，我立即着手编辑，并遵照作者的嘱咐，写了这篇序言。

《论语》、《孟子》中一方面强调“士志于道”、“士尚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严肃、超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注重轻松活泼的精神，例如《论语》所说的“游于艺”便是明证，两者相结合，可以使人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而达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境界。从《身体和情欲》一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治学和行文上可谓不失这样的胸怀。

《身体和情欲》一书与《重审风月鉴》一书的某些论题不乏雷同之处，人们一看其文章标题，如《裸体像和赤裸》、《面对乳房》、《情欲的磨难》等，也许会让某些人觉得有伤风化，对此问题，我想用鲁迅评论《红楼梦》的话来作为审美判断的标准，只要自己不是假道学，也就无伤大雅了。《身体和情欲》一书包容的信息量极大、读者既可品味作者对当代几本影响强烈的小说的阐释，或是认识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真正动因，还可以了解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学者如何处理私人感情，最终知道“你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存在，无论你自己还是他人，都不可抛开你的身体来辨认你这个人的身份。正是我们的身体把我们显示给了身外的世界。身体就是我们的宿命，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鼓起勇气承受它加于我们的一切了。”（《瘦美的重担》）当我们研读了《身体和情欲》一书的全部文章，会发现作者的叙述较《重审风月鉴》更为多样化，他以一种平和的心境看待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未来，中、西文化的比较方法贯穿作者的解释学。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认为，后现代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媒社会、信息社会等等，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式不同往昔的社会。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商品化的形式遍布在文化、艺术、无意识领域的方方面面。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艺术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身，也成为了商品。商品化的逻辑浸染到人们的思维，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去了。至此，后现代文化宣布自己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

毫无疑问，康正果对当下社会的文化逻辑的分析是深刻的，他不是置身于某一语境来热衷于语言游戏，或是追求文字表述的效果，或是本文的论争。《身体和情欲》一书中的文化分析实际上已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分析，文艺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必然反映社会存在的重大逆转，从文艺与文化的透视中，可以找到社会扭曲的症候，他从不罗列社会表象，而是透过作品，深入到本质之中，这样，作者必然具有不同于他人的逻辑力量与历史深度。

性别研究本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自1993年耶鲁大学发起“性别与文学研究”的国际会议之后，性别也日渐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足见学科间的壁垒因学术发展中学科间的相互借鉴而不断削弱。《身体和情欲》中的多篇文章就此问题得出十分前沿的结论。不过，《身体和情欲》一书较《重审风月鉴》一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得心应手地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并得出精辟的论点。例如在《情色和身体》一文中，作者把“情色”与“身体”两词放在中西语境中相对照，他认为：“西方的小说中，故事的讲述常常采取了男性侵入女性的私人领域的形式，用一幕幕揭开、剥光和穿透的性场景把读者想知道的真相展现出来，而读者也在注视真相如何暴露的过程中得到了阅读的快感。在古典诗词的抒情描写中，女性身体往往被置换为美丽的物件：或置身闺房世界，把女性身体与服饰及种种女性用品并置在一起，通过悦目的铺陈，让身体的不同部位展现为一首首咏物诗的题目。或是用花柳的意象比拟或代指女性身体，如堆砌柳腰，桃腮，樱口，海棠春睡，红杏出墙的意象，从而把女人身上具有肉感的部位都遮盖

起来，把它装饰成精美的物件。总的说来，中国古典的诗词趣味把女性身体编码为香艳词藻，现代西方的商业文化则把消费者对身体的欲望引向委琐的恋物癖。我们的世界在前进中好像又回到了量的无限增长。”

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自19世纪末就有学者涉猎，但横比竖比东拉西扯百年了，服人之论并不多见。刘东在2000年《读书》第一期发表的《比较的风险》一文中谈及比较的优劣，他说：“纯粹去比较相同，对样样都絮絮叨叨地去说——你有我也有，我有你也有，其风险是会落得味同嚼蜡，哪怕再饱学再博雅也于事无补。反过来说，一味去比较相异点，听起来虽很敏锐很过瘾，却也有可能在判然的‘二分法’中，不自觉地夸大事物存在的极限状态。”“一方面，我们确实具有别提多充分的理由，去通过比较思维来扣问和开掘传统资源，无论那资源内在于还是外在于我们，好从那里获取最本原的思想强力，以便挣脱束缚我们已久的运思程式，冲入更开阔更自由的精神视域；但另一方面，比较思维的本性又往往陷我们于迷津，使我们不是去丰富而是去简化、极化和弱化彼此的传统，甚至仅仅像那纳西斯(Narcissus)那样对着自家的水面顾影自怜，这样一来，这种基于削弱和抽空之上的肤浅开掘，又怎能真正帮我们从传统资源中汲取绵绵伟力？”《身体和情欲》一书正好避免了上述比较暗藏的陷阱，作者之所以能从比较中汲取最本原的思想冲动，来重塑这个生活世界的根基，那是因为他在运用方法、学理的同时，始终没有磨灭他内心求真的原则和切肤的民族忧患思想，呼唤重建社会规范，他转而思入自身文明的至深隐秘，并提出一种兼顾真理与隐喻、哲学与文学、自然与科学的新人文观。

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中写道：“当我们发现存在着多种而不是一种文化，并且又最终承认某种文化的垄断时——不论这种文化垄断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发现之幻灭而感到恐慌。猛然间，我们意识到完全可能存在着‘他者’，而且我们自己也只是众多‘他者’中的一个‘他者’而已。这时，所有的意义和目的都消失了，漫游各种文明就像穿越遗迹和废墟一样成为可能。整个人类成了一个想象的博物馆：这个周末我们将去哪里？去参观吴歌窟的废墟，还是到哥本哈根的蒂沃利去闲逛？”就以这段话作为此序的结尾吧！

目 录

身体和情欲

1	编者序
2	情色和身体
12	裸体像和赤裸
16	魅力的构成及其颓废
30	残酷的美
40	面对乳房
52	瘦美的重担
60	认识医疗和性别语境中的身体
70	从养生到荒诞
78	浮世的炎凉风光
88	文人才女的痴迷
98	有关卖淫现象的话语变迁
102	荒原上什么都会发生

112	走向终极的悖谬
118	土原上的蚁民
126	徐培兰变形记
136	在主流之外戏写人生
156	移根的况味
164	情感教育
170	情欲的磨难
172	哲人之间的是非和私情
180	别问我婚否或老少
184	羨憎交织的他者
199	后记



情色和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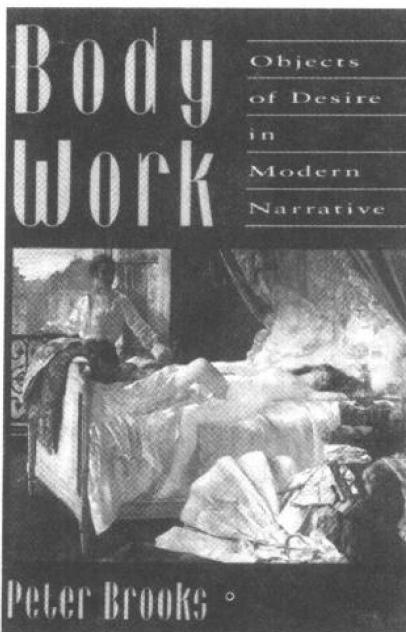
很久以前，早忘了是在哪本书里，我读到过一种奇怪的语言起源论：说是最初只有专门指称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词汇，后来这些单调的词汇使用得太久，原有的意思渐次磨损，遂被转用于指称其它的东西和动作，同时人们又发明出有关性的新词汇来。新词不断按这一方式产生，旧词陆续转于他用，这种词语的替换在那洪荒年代中日积月累，语言便废品回收似地丰富了起来。那一批批被淘汰的性词汇就像复员军人脱去军装转向各行各业一样，从此完全失去原有的性含义，人间的万事万物遂获得了各自的名称。真是匪夷所思的怪论，当时我在惊诧之余，也只把那说法当个理论笑话姑妄听之，并没有费神去做过什么深思。

如今提笔试作“情色”之论，只因想到了词语及其传达的信息在语境变换过程中的动态消长，顺便把这个语言的性起源臆说公布出来，聊作本文的人话。

同一个词语，以前曾经贬义十足，后来旧义日渐剥落，随之就可能引申出另外的新意思来。汉语在这方面也许特别富于弹性，比如在今日中国的后现代语境中，我发现很多性论述都不再使用像“色情”这样洗刷不清的旧字眼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偷换的措词策略：只是把那两字打了个颠倒，一下子就另造了含义更为开放的“情色”一词。它甩脱了原来的道德嫌疑，以其比较模糊的语义拓宽了指涉的空间，不但为有关情欲和身体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方便的关键词，同时也为“erotic”这个英文词确立了一个更准确的中译。

至于以下要讨论的身体，乃是人的本体，它既为个体生命存活的血肉之躯，也是社会观念和话语实践的产物。动物只有自然形态的躯体，它们在自己的混沌一体中蠢然而动，其躯体上的雌雄之分仅有生殖器官及其功能的区别，它们的皮肉和神

经只是机械地产生痛感或快感罢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始于男女有别，是男人和女人分别在躯体上人性地发展各自性征的进程中，人逐渐萌生了身体的意识。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性别的存在，一个人关于自我或身份的观念，首先形成于身体上与异性的相互区别。打从孩提时代开始，在我们的身体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几乎每一步显著的变化——特别是衣服遮盖下那些隐秘之处的变化——都会引起我们的惊恐、好奇和某些很难说清楚的秘密冲动，所谓性意识，应该说首先就是在我们注视到自己的身体，并感触到了什么的时候萌动的。应该看到，身体虽为我们自己所有，却又外在于我们，它既是一个感受的主体，同时又是我们认知的对象。孩子对身体的好奇首先从自身开始，他们大都喜欢向大人提出自己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对这个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疑问，父母一般都不愿率直将真相说出，于是就信口胡诌地回答一番，随便把孩子敷衍过去。孩子还喜欢玩弄自己的性器官，在父母的眼中，这当然是不太好的举动，他们大都会因此而呵责孩子。大约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孩子便置身此类有若干禁忌的怪异氛围，他们的无意识深处才害羞地酝酿起了对自己的身体想知道些什么的欲望。弗洛伊德把这种最早的身体经验称之为自淫的本能冲动(autoerotic instincts)，而把精神分析学说活用于解释西方叙事作品的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教授则提出了一个含义更广泛的用语，在几年前出版的《身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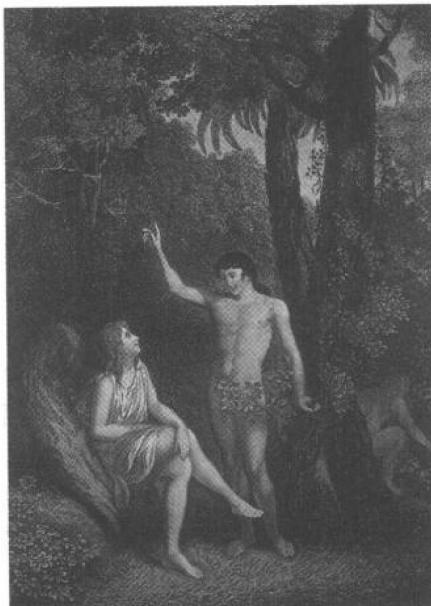
布鲁克斯的《身体作品》

4 身体和情欲

品》(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一书中，他反复强调，正是受到了这种“认知癖”(epistemophilia)的驱动，我们的身体才有了情色的意味。求知欲怎么会和性欲有关？也许乍一听说这样的命题，你会觉得诧异而费解，其实很多人在他们早年翻阅人体生理手册的时候，大概多少都有过受到刺激的经历，都在阅读描述生殖系统的文字或看见有关的解剖图时，对那些与自己的身体有关的知识发生过隐秘的兴趣。在虹影《饥饿的女儿》一书中，女主角就是在读了性知识的书籍之后朦朦胧胧生出了越轨的欲念，接着便投入她老师的怀抱，自荐了枕席。《圣经》告诉我们，开天辟地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亚当和夏娃偷尝了智慧树上的苹果，他们在认识上的开窍竟导致了在身体上的犯禁，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堕落。这样看来，我们对于自己或他人身体的欲望，本质上就是一种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的好奇心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眼睛的注视得到的满足远远丰富于与他人身体的接触，身体总处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它的“他者性”(otherness)中聚积着性欲的能量。按照布鲁克斯在一次接受访谈时的说法，正是拈出了认知癖这个概念，他才把他分析欲望的兴趣与研究叙述的认知特征结合起来了。他说：“我一直关注建立在求知欲上的叙述，而欲望又集中在身体上，身体本身就可解答一切谜团。身体是欲望和认知的对象，看的欲望、拥有的欲望和认知的对象是联系在一起的。”(见布氏另一本书：Psychoanalysis and Storytelling,p.129)我想知道就是我要看到，猿人从猿猴群中直立起来向人走去的漫长历程，可以说一直都是一个重点发展眼睛，不断提高注视能力的过程。

佩格利亚的《性角色》(Sexual Personae)一书早已指出，男性取向的视觉专注是贯穿西方艺术发展的一条红线，她盛赞这种阿波罗式的投射，说它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眼睛，并将其描述为光的照耀或箭之射出，把它求真造美的动力与原始大母神的重浊状态对立起来。她认为，内囿于繁殖使命的雌性代表了

自然的本质，它只趋向量的无限增长，它的丰饶只会造成莽苍的景观，以其弥漫的单一性淹没事物的差别。相反，文明的全部努力却在于揭示蒙蔽和突出差别，最终让真相在除去掩盖后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人就用裸体的女神雕像象征真理的概念。女人的形象便这样悖论地被造了出来，男人既认为她们善于弄虚作假，却偏偏又爱拿她们的裸体来作真和美的感性显现。布鲁克斯在他的书中引证了一个18世纪西方作者的言论，那位形而上的唐璜主义者干脆就把求真等同于求女，把男人对女色的迷恋与他们对真理的酷爱硬是拉扯到了一起。按照他的逻辑，要想求真，就得揭穿一切假象，得不断地摒弃虚幻，因而男人之耽于情色和见异思迁，全都可以被视为他们不懈地探索真相的结果。他最终把好色和好学界定成了一条蔓上的两个甜瓜。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言论，例如假托后汉伶玄所撰的《飞燕外传》序就说过：“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聪明的眼睛必然要看到界线以外，慧根原来就是犯规的根子，认知之所以是一件乐事，正因为知道了那些不该知道也不准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很有快感的。对于这一乖僻的现象，布鲁克斯在他的书中反复做了理论化的阐述，他给他的认知癖还特意搭配了另一个叫做“观色癖”(scopophilia)的用语，他力图用这两个对子一样的概念理清求知和欲望，身体和情



《亚当与夏娃》 选自弥尔顿《失乐园》插图

6 身体和情欲

色之间的复杂关系。按照他的描述，从注视中得到快感的欲望总是发自男性的视角，而注视的焦点则集中于女性的身体。正是基于认知癖和观色癖的双重纠葛，从古典时代的雕塑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直到现代的摄影和录像，西方文明在注视技术上的发展始终都以人体的再现为主，而其中投入了注视最多，也最吸引注视的就是女性的裸体。

在影视形象泛滥的当今世界，暴露的女性身体已经成了魅力的模型，它们被作为性感的标准件布满了各类商业广告的前景。女性身体实际上已经不只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它同时也受到女人自己的欣赏。美国有一个戏仿《花花公子》的刊物名叫Playgirl，顾名思义，那当然应该是给风流女士消遣的读物。该刊专登非常暴露的男性裸体，不知底细的人往往会以为那是专供荡妇淫女玩赏的春宫，其实不然，据说真正对这种画报感兴趣的是广大的男同性恋者。原来好男色而以男性身体为欲望对象的依然是另一些男人，他们属于另类人物，应放到例外的情况下专门讨论。至于女人，听说有不少人都在私下澄清，她们对男性裸体的观感与男人对女性裸体的色迷其实并不相同，因为我们的文化语境并没有让女人养成把男性身体当欲望的对象来注视的习惯。男性身体还没有被编码为情色的符号，在任何场合，公然把那个拉康所谓绝对能指的阳具暴露出来，不管在男人眼中还是在女人眼中，都是极不雅观的。在把自己脱光的事情上，我看男人通常都比女人胆怯和勉强得多，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男人常常显得昆德拉式地可笑。一般来说，男人健壮的肌肉和毛茸茸的体表，充其量不过象征勇武或暴力罢了。在女人面前，那样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攻击性的武器进逼而来，而非作为欲望的对象显示出魅力。对于自己同性的身体，女人欣赏的角度也与男同性恋者欣赏男性身体的眼光完全不同，她们所欣赏的是她们认同的美，是她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她们从中渴望的只是她们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被看性”，她们不是渴求那个对象，而是渴求成为欲望的对象。现在，男人主导的商

业和情色市场把女人的身体塑造成了情色的偶像，它不但被装扮成男人渴求的对象，而且被抬高到女人群起效仿，竞相崇拜的地步，最终使女性身体的性感成了女人自愿为自己购买的商品。消费的女人越是要拥有自己的身体，她们便越是把自己的身体异化出去。正如拉康所说：“通过男人的中介，女人在为男人充当他者的同时也变成了自己的他者。”女人的身体越来越受到市场和流行美学的操纵，她们热衷于购买各种减肥的器械和药物，每一天都把大把的钞票花到了能使身体更有魅力的化妆品以及形形色色的内衣上。求真的古代艺术家用尽了手段，为的是给他们的“身体作品”灌注生气。人们都熟知皮格马利翁把自己制造的雕像爱抚得变成活人，最后给他当了伴侣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的奇迹当作一个寓言来读，它无疑肯定了欲望和想象的万能，也表现了古典艺术在追求理想美和征服真实等方面的自豪。但在“机器复制时代”的今日世界，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则由于利用现代的技术和材料制做了完全等同于一个真实的个人的雕像，结果却使艺术丧尽灵气，把刻意在裸体上突出的性感搞成了精美的冷感，最终，把身体作品做成了一个只是引起人注视的东西，一个只让人对造成这一仿真效果的技术感到惊讶的产品。时装模特甚至比超级写实主义的雕像还走得极端，她们走到了皮格马利翁奇迹的反面，把自己有血有肉的身体练得雕像一样冷漠。因为她们的专业就是拿自己的身体作活动的衣裳架子，让面孔尽量定型为面具，然后迈出机械的步子走向前台，以一具具美丽的行尸走肉为换不尽的时装擎起旗杆。衣服本来是要装饰身体的，模特的职业却把身体弄成了衣服的附庸。欲望现在从身体转向了物，转向了商品，最后只剩下了单一的消费欲。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所知所见向来都十分有限，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其实只是一个想象的对象。你不可能全面看到它，也不可能一览它延续着的动态过程，眼睛的注视永远都被限制于局部和片断，身体好像越追越远的幻影，你越想彻底把握它，

8 身体和情欲

杰罗姆《皮格马利翁与格拉蒂亚》 1881年

